

人就站在神的面前。

神说：“你是来杀我的。”

人说：“我已经杀死了你所有的属下。”

神说：“然而你为何要杀我？据我所知，你应是当今世上最为勇猛的将军之一，却在几年之前突然消失。你不带领你的军队上战场杀敌，而将矛头指向了完全错误的方向。回到部队里去吧，那些幸存至今的老兵看到你的归来一定会很高兴的。”

人说：“我要杀的就是你，而我也必须杀你。”

神说：“我何时成为了你的敌人？”

人说：“早在三十多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会有来弑神的那一天。我每日操练剑术，在小村子里度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我有一个姐姐，与她相依为命。村子里还建有你的神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每个月时要摆上的祭品：一头公牛，死时的叫声只能有一人听到；一名士兵的尸体，要带上他的武器一同供上；一棵枯败的大树，年轮至少应有八十一圈；象牙、鹿角、马首，还有更多。那时我和姐姐都还是虔诚的信徒。”

神说：“后来呢？”

人说：“魔物入侵了我们的村子。”

神说：“战争自古就未曾停息过。各个种族永远无法保持住和平。你所说的入侵，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

人说：“但是那些魔物杀死了我的姐姐。不仅如此，它们还屠杀了整个村庄。我白天在树林中练剑与打猎，直至晚上才回村子，因此幸免于难。知道吗？当我赶回大火中的家时，姐姐还剩下一口气……她是在我怀里死掉的。她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只是轻轻地推开了我的手，然后就一动不动了。”

神说：“你的姐姐死去了，我为此感到同情。但是，这件事情与你如今站在我的面前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人说：“把姐姐埋葬后我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发现只有那座神庙是完好无损的，而没有被大火侵蚀或是任何人闯入过的痕迹。在神庙门口的阶梯上倒是堆积着众多的尸体。虽然平时供奉时也会见到士兵的尸体，那天也已认为村庄里的惨状已是地狱，而后来又亲身经历过无数次战争，但回想起这个场景时我还是和当初一样心惊胆战。我没法从尸体上直接跨过去，又不敢用手直接触碰腐烂的尸体，花了好久才把他们搬开走进神庙。”

人说：“我走进神庙后，眼前浮现出光芒万丈的圣所，这却让我对身后地狱般的图景感到晕眩。我没法供奉祭品，只能站在你的雕像前，默默祈祷。那一次，你降临到了我的面前。”

神说：“我好像回忆起来了。那时我下到凡间在做日常的巡察，忽然就见到一个少年趴在地上大哭了起来。那时我应该说了……”

人说：“你说：‘我就在这里。’”

神说：“我是这么说的。接着你抬起头继续在哭，但你哽咽着向我问道：‘你能救救我吗？’”

人说：“你回答：‘我要如何救你？’”

神说：“你告诉我：‘杀死那些该死的魔物！’”

人说：“你拒绝了我，这在我看来是如何也想不到的。我当时在想，我们整村的人都对你那么虔诚，没有一场供奉不被认真地对待；而大家被杀死了，你却不出手来帮我们报仇。我回过神时，你已经不见了。”

神说：“于我而言这倒是正常的事情。我是你们的神，但我也同样是魔物的神，是全世界所共同祈祷的神明。你们供奉祭品给我以此寻求我来报仇，可那些魔物同样是在供奉祭品后浩浩荡荡地出征的。我存在的意义是从宏观上协调整个世界，保证各方势力的强弱对比均衡，而并非顾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死安危。”

人说：“那我们信仰你为的是什么呢？”

神说：“至少你们能够成为受我协调的成员之一，而在战况上不至于被其他势力彻底击败。”

人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战争自古未曾停息，这难道不就是因为你的存在吗？战争本就是弱肉强食的规律，却在你的协调下变得莫名其妙。纵然弱者能够存活，强者无力发泄，但只要战争继续存在下去，痛苦与绝望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因此我要杀了你，不只是为了姐姐，而更是要为人类迎来全面的胜利。”

神说：“我不能辜负我的信徒，但又无法顾及到所有的人，因此只好让世界维持在相协调的现状。”

人说：“你最好的办法不是让全世界都和平吗？”

神说：“我也并非全知全能，我的力量来自于万物对我的信仰。即使如此，我仍然无力停止战争。说到底，战争也并非说停止就能停止的事。一旦开战，就必将有一方倒下，战争才能算作结束。我拥有非凡的神力，既然能够将世界协调至基本平衡的状态，想要摧毁一个国度乃至全世界也并非什么难事，只是用暴力是无法抵达和平的。”

人说：“假如全世界都放弃进攻的话……”

神说：“你自己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怪物，如今还击败我的属下满身鲜血地站在我面前，你有资格说这话吗？死亡是最深的仇恨，继而引发新的死亡，痛苦就如此传承下去。若并非那些魔物入侵了你的村子，杀死了你的姐姐，你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一步；但像我之前所说，这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因此战争、死亡与痛苦都是必然的。在这必然之中给予生的希望，我作为神就是如此存在着的。”

人说：“然而你并没有给予当时的我生的希望，我会走到弑神者的这一步也并非完全是姐姐的原因。如果没有对你的仇恨，我最终也只会是一名人类的将军，然后某天战死在战场上，再被追认上一些荣誉与勋章，而现在不同——杀死你的我将成为受人唾弃的罪人；但千年之后我就将要成为英雄。”

神说：“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冷静与勇气都是将军所必然需要的特质，但你似乎还对我带有一种特殊的恨意，那样的恨意并不建立在你之前冷静的叙述之上。”

人说：“在三十年前的悲剧之后，我就将自己投身于了战争之中。那时的我还并没有对神的不敬，仍然向你祈祷，先前被拒绝的事情也被时间与疲惫消磨而忘在脑后。我最恨的是魔物，但更恨的是战争本身。我从最底层的士兵做起，随着无穷无尽的人群东奔西去，开战时我都主动上到前线……后来就自然地提拔，至于最后则成了一名将军。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吧。期间也有后数次与部队失联，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但是我活到了现在，这也算是一种幸运。”

神说：“这没有什么幸运可言。”

人说：“或许吧。十五年以来的战场生活将我改变了许多。你说将军是冷静之人，但我认为将军同样是愤怒之人。面对死亡我会愤怒；见惯死亡我会冷静；但这冷静最终引导向的还是愤怒。即使长大后明白了当年村庄被毁，不过只是这宏大战争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落，我心中的冷静仍会不由自主地转变为愤怒，仿佛是燃烧了我全身的血液那般痛苦。就是现在，我面对你时，也有同样的感受。”

神说：“但你看上去很冷静。”

人说：“愤怒不通过言语而是行动表现出来，也就是我将要残忍地杀死你。这个道理是我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战时明白的。大概也有七八年前了吧，我带着手下百名精锐从侧面突击，径直杀入魔物的大军，试图扰乱敌人阵型并直接斩杀重要将领。我知道敌阵中那名大将军是我家乡毁灭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曾经下令要攻占我的村子，杀死我的姐姐，因此我才如此着急与愤怒，改变了原有计划直接出击，而让我方大军随后赶到。事实证明那样的战略确实有效，我们基本压制了魔物，只是我无论怎接冲锋也找不到那个将军。战斗快要结束时，我才来到他的面前，想要提出正当决斗，但这时他跪倒在地……”

神说：“向我祈祷，结果是我帮助了他。”

人说：“本来完胜的战役如今功亏一篑，心头之恨也无从解决，我忽然在那一刻感到了这战争的荒唐。我的敌人究竟是谁？你应该知道这个答案。”

神说：“于是你就来挑战我。”

人说：“世间万物崇拜你，而唯有我敢于亵渎你。他们畏惧失败寻求你的庇护而故步自封，而我坚信人类终将赢下这场战争而来挑战你这位真正的敌人。只有杀死了你，这战争才

会得到结束。”

神说：“你的想法将使世界化为生灵涂炭。”

人说：“而那才是我想要的！唯有让这一切结束，才能让这一切重新开始。受神奴役的生灵与受神操纵的战争必须迎来毁灭，这是结束持久的痛苦的唯一方法。”

神说：“人类不一定会赢得胜利。”

人说：“对我而言已经无所谓。成为弑神者后，即使是人类也会将我视作敌人：这世上执迷不悟之人太多。我已经做过人类的英雄，而我现在将要成为世界的英雄，成为千年后和平统一的世界的先驱者。虽然从私心而言我希望人类能够胜利，但结果是怎样与我也关系不大了，而我眼前剩下的只有你这个背负着无数无辜者的冤魂的，万恶不赦的罪人。”

神说：“再仔细想想吧，你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和你指责我的一样，都要背负上无数无辜者的怨魂吗？凭着这样，你又有什么资格说迎来千年后渺茫希望的你是英雄，而维持住了现有的协调的我是罪人？”

人说：“你何时维持住协调了？你所谓的协调并非万物所期望的和谐，正是一切痛苦的源头。如你所说，我可能并非英雄，但你绝对是那名罪人，至少我将用一时的伤痛去断绝万古的悲恨！你所背负的罪孽，与我相比也是千倍之上！”

神说：“不，罪孽没有区别，从这一刻起，无论是你，还是我，还是世间的人类、魔物，与所有的种族，都是罪人了。”

人没有回答。他只是抬起手中的剑，摆正架势。

神说：“最后一个问题：你真的以为神那么好杀吗？”

人说：“你的力量，来自于万物对你的错误的信仰；我的力量，那是说了你也不能明白的事物……我仅仅需要弑神，而不必再杀死任何一个其他生灵，这就足够了。”

没有任何犹豫，人提着剑就冲向了神。他深吸一口气，怒视着神所散发出的血红色的圣光，就这样挥剑斩下。

2024.2.29——2024.3.5

千年之后，只剩下那无边无际的荒瘠大地，与如同幽灵般四处飘荡而无处安定的，由人弑神的传说。

《故事之后的故事》收编后记：

其实关于这个故事，我没有太多好说的。一开始是我通关《夏娃年代记》后，受到结尾处 QD 和亚瑟的对话的启发，打算写一个以“戒律”为主题的故事，然后就完全偏了。

最后我决定围绕“执行者”“协调者”“观测者”这样的三方关系展开，写一个反英雄式的故事（大抵也是为了弥补当时没能写维加斯的故事的遗憾）。后来观测者没掉了，剩下的两个人就成了现在的故事。我采用了类似剧本的纯对话格式，试图保持某种神秘的纯粹性，以及历史感。你知道的，古时候对话体的经典作品还是很多的。

大概，《弑神》只是一个在虚构的世界中虚构的情境下给了一个虚构的开头并按逻辑推演下去，而对现实毫无意义的故事。虽然我无法说出这个故事表达了什么，我能做的也只是把它写下而已。

2024.10.13